

小说精选

十年精华

(冬)

《小说精选》编辑部 选编

荟萃中国文坛近十年来最经典、最优秀的中短篇小说
衣向东 阿成 范小青 残雪等顶尖作者强强组合
一本不可多得的小说精品选集，一部精彩纷呈的小说阅读盛宴

目 录

【中篇小说】

001	花弄影	温亚军
041	一树酸梨惊风雨	孙春平
081	一瘸一拐	杨少衡
125	吉利的愿望	罗伟章
167	在劫难逃	傅爱毛
198	没有爱情的日子	衣向东
240	向日葵	武 歆
273	摩天轮	薛 舒
299	谁是谁的软肋	川 妮
345	黑白电影里的城市	陈 河
383	童 话	赵剑云

【短篇小说】

409	二十年	阿 成
417	我在哪里失去了你	范小青
428	跳呀,别愣着不跳	夏天敏
460	紫晶月季花	残 雪
469	羔皮帽子	张学东
484	医药代表	王宏美
502	西门法官	包光寒

中
篇
小
说

ZHONG PIAN XIAO SHUO

中篇小说

温亚军

温亚军，陕西岐山县人。先后在《中国作家》、《解放军文艺》、《小说家》、《小说界》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，其中短篇小说多次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。短篇小说《麦香》获第三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；中篇小说《苦水塔尔拉》获第五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。《驮水的日子》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曾获第三届、第五届、第七届、第八届、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一、二等奖。现为中国武警杂志社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花弄影

□温亚军/文

—

与陈家豪离婚后,庄晓然的心里很空落,她发现,每当夜深人静时,扯着她心肺的居然不是与她恩爱六年的前夫陈家豪,而是她的私生女亮亮。陈家豪因为亮亮而闹离婚时,庄晓然心里还恨这个孩子呢,当然,更可恨的是亮亮的亲生父亲——那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乔明章。早知会有今天的下场,当初就不该坚持把亮亮生下来。当婚姻的硝烟渐渐散尽,庄晓然才知道自己最舍不得的是亮亮,孩子很无辜,不该让她来承担罪责。这时候,庄晓然才对亮亮心怀不安,从孩子出生一直长到七岁,她除拿一点生活费外,几乎没尽过母亲的义务。

婚姻失败,庄晓然不再相信婚姻,也不想再有婚姻,她想通了,就好好地抚养亮亮,让自己的灵魂有所依托吧。

庄晓然要把亮亮接到省城来上学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叫母亲再带着亮亮,显然不妥当。再说,庄晓然也想和女儿在一起。

庄晓然想得太简单,以为只要到上学年龄,在哪儿上学都没问题。可到学校一问,才傻眼了。亮亮没省城户口,入学时,得交三万块钱赞助费。庄晓然刚勉强还完父亲生前的医药费,现在又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?可不交钱,亮亮就进不了校门,虽然社会把义务教育喊得很响,但学校总会想出各种名堂从学生身上找钱。谁拿这也没办法,生活就是这么现实和冷酷。庄晓然办法想尽,唯一可以实施的,就是硬着头皮再去找乔明章。乔明章毕竟是亮亮的亲生父亲,这么多年她虽然没和乔明章再见过面,可偶尔也从同学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。乔明章实际上过得并不如意,他和父亲老战友的女儿感情基础本来就很薄弱,他们的婚姻本身又带着父辈之间某些功利成分,结婚之后,夫妻之间性格与观念的不同,造成对事物看法的绝然相悖,两个人

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摩擦。乔明章曾是何等傲气的男人,却被婚姻改造得几乎没了性格。何况,庄晓然和乔明章并没有实质性的婚姻,如今的他会不会为自己的私生女买单呢?想起那年对乔明章的承诺,庄晓然只能咬着牙,厚着脸皮了。亮亮上学是大事,她顾不得太多。她没别的路可走。

乔明章不是无情无义的男人。七年过去了,庄晓然能主动求上门来,乔明章心肠再硬,此时也不好拒绝。孩子已经活生生在人世长到七岁,不管你怎样拒绝这个事实,亮亮就是你乔明章的种,你承不承认,孩子到了上学要接受教育的年龄。

乔明章把庄晓然让进办公室,关上门指指沙发说,户口很难办,托人找人的事很麻烦,说不定还会误事,孩子开学在即,这事……

庄晓然没往沙发上坐,依然站着,静静地望着乔明章,看他能耍什么花招。她心里已经想好,一旦乔明章满口胡言,埋怨七年前就不该要孩子出生,现在有了麻烦,来纠缠他之类,那她转身就走,绝不和他发生争执。她曾想过,万一乔明章一口拒绝了她,那她就用当年的手段,反正怎么着也得叫他尽点做父亲的责任。但后来再想想,觉得没意思,那样乔明章会把她看扁,像个无赖。

乔明章像是看透庄晓然的心思,并不说多余的话,点上一支烟抽一大口,说,这事我不会不管的,不管怎样,我是孩子的父亲。这样吧,我凑这笔赞助费,算是给孩子这几年的——抚养费吧。

庄晓然长出了一口气。她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

不过,我今天一下子给你拿不出来,三万块不是个小数目。乔明章又说,你留下信用卡号,过两天凑齐后给你打到卡上,不会误孩子上学的。

庄晓然看着乔明章。他的表情是真诚的,她相信乔明章不是在敷衍她。但后来真正拿到钱,还是费了一番周折。两天后,乔明章没把钱打到庄晓然的信用卡上,她到ATM柜员机上去查过几次,账户上依旧空空如也。第三天就是学校报到日,外地的学生不交钱,就不能按时入学。庄晓然急了,给乔明章打通电话,第一句就说,乔明章,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,如果你不想出钱,你可以明说,不用这样糊弄我!庄晓然的口气很冲,乔明章听了也不解释,声音听上去很疲惫,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。他说,随你怎么想,反正在你眼里,

我做什么都是有预谋的。好了,不用多说,三万块钱我已凑齐,这就去银行打过去。

收到钱,给亮亮办好入学手续,庄晓然心里却不舒服,像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,她和乔明章最初的裂痕就是因为钱,现在又缘于钱,当初她是为父母,如今是为孩子。如果抛开这一切,单单纯纯地为了自己,她的生活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呢?比如,就像和陈家豪生活的那几年时光,她的的确是感受到幸福的。这一想,她忍不住心酸起来,和陈家豪离婚,她是被动的。可有什么办法呢,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,一个普普通通的单身母亲。

学校对没有背景的学生,一向不讲一点情面。何况庄亮亮还没省城户口,只能算在万盛小学借读。刚开学几天,亮亮很开心,每天都有那么多同学一起玩,比过年还热闹,虽然她还叫不出同学的名字,可大家对她都很好。刚上学的孩子,还没有高低贵贱的概念。

可开学几天后,亮亮就不开心了。这天,她撅着嘴,眼泪汪汪地走出校门。原来,体育老师要从新生中选一批身体素质相对好点的,加入校田径队的预备队,参加统一训练,能坚持下来并且能表现出田径特长的学生,今后将正式进入校田径队。选拔中,亮亮因为个子较高被老师看中,还被带到操场跑了几圈,亮亮跑步的速度让老师挺满意。但到登记名字时,一查花名册才知道她的户口不在本地,老师就把亮亮开出了队伍。

亮亮可能在胎里受过庄晓然情绪的影响,她的智力反应稍微有点慢,但对别人的冷眼非常敏感,她当时就哭了,委屈一直憋到放学,见到接她的庄晓然,叫声“二姨”又放声大哭。孩子的哭声像锥子刺着庄晓然的心。为堵别人的口,亮亮生下来时,庄晓然的母亲对外人说孩子是捡来的,交给大女儿抚养,只能管庄晓然叫二姨。庄晓然觉得欠孩子的太多,才把她接到省城来上学,自己带在身边,就算不能叫她一声妈,她心里也是安慰的。没想到,一个没多少意义的户口,竟然又如此深切地伤害了亮亮。

庄晓然好不容易劝住亮亮不哭,问清原委后,肺都气炸了,拉着亮亮返回学校去找体育老师。

体育老师叫何立健,一个大男孩,二十二三岁的样子,有一双清亮的大眼睛,脸庞白皙,没有很多体育老师的黝黑健硕,倒像个白面书生,清秀俊

朗。何老师刚从体育学院毕业,没有太多教学经验,见庄晓然气势汹汹找他质问,脸红得像喝多了酒,说话都不利索。他只说,外地户口的学生不能参加学校田径队和田径预备队是学校的规定,他没办法不执行。如果他不遵守学校的规定,那么,只能是他被学校开除。

这算什么破规定!庄晓然怒斥道,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,你们学校收了我三万块赞助费,这还不够,上个破体育课,还弄出这么多名堂,想方设法在孩子当中制造差距,把孩子分个三六九等,还怎么去教书育人,培养接班人?收了钱还不让学,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嘛。

何立健何老师不知该怎么应对面前的这位家长,一个劲说他只不过执行学校的规定,他也很难做。何老师的态度更叫庄晓然生气,拉着他要去见校长,非要问个清楚不可。何立健只好带着怒气冲冲的庄晓然到楼上找校长。校长不在,何立健小心地提醒庄晓然,要不找副校长或者教导主任?

庄晓然的犟脾气上来,非要找校长,其他人没用,她不费这个口舌。

正是放学时间,学生们追追打打,喧闹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,吵得人头疼。亮亮已经不哭了,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水看着那些追打的同学,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。庄晓然一分钟都不想在学校呆,她给何老师留下话,明天再来找校长,拉着亮亮走了。

何立健跟在后面,把她们一直送到校门外。

庄晓然生了一夜的气。这一夜,她伤心的泪水把枕头都打湿了,一个女人家,既没本事把孩子的户口弄到省城来,又没法叫亮亮不受到伤害,她为自己作为女人无能而感到悲伤。在这个城市,亮亮的父亲离她的距离,远得几乎无法触及,就更别提保护她了。再说,庄晓然也不想为亮亮上个体育课,还去找乔明章想办法。赞助费的事,她是走投无路,不得已才向乔明章低头的,气短一回,这次她不能为田径队训练这破事,再去求人家。她得找学校理论,绝不能叫学校收那么多赞助费,还拿户口说事,伤孩子的心。

第二天早晨,庄晓然将亮亮送去学校,离很远就看到何立健老师站在校门口,一副翘首瞻望的样子,像昨天傍晚送他们出来,一直没回去似的。看到她们走来,何老师羞涩地笑笑,红着脸主动上前打招呼,冲庄晓然道,这位家长,不好意思,昨天让您生气了,我给校长联系过,将您的孩子情况,以及她

想参加田径队的迫切心情都给校长讲了,她让我代她向您道歉,并且同意您的孩子参加田径预备队训练。

庄晓然没想到问题会这么快解决,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,她望着何立健明亮的眸子,竟不知说什么好。庄晓然将自己肩上的书包给亮亮背好,对她说,听到了吧,何老师同意你参加田径队了。

亮亮终究是个孩子,不往心里藏事,一听自己又可以进田径队,高兴得很,看着庄晓然,又看看何老师,也不说话,乐呵呵地笑起来,见到从身边经过的同学,有脸熟的,也不管能不能叫上名字,就冲着对方喊,我能进田径队了。

庄晓然和何立健都笑起来。何立健对亮亮说,庄亮亮同学,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,你到操场和田径队的同学们一起训练吧。

亮亮“噢”地尖叫一声,背着书包喜颠颠地跑了。

庄晓然收回目光,对何立健说,你们学校这样做就对了,不然,我可不会罢休的。

何立健竟然点着头说,是啊,是啊!

庄晓然不知道何立健为什么这样回答。过后,想起这个早晨,她曾问过何立健。他说,从外表看,你很柔弱,可从气势上看,你挺厉害的,我是给你折服了。庄晓然自然是不信他这话的。何立健又说,你想想,一般情况下,哪个家长对老师不是和颜悦色的,生怕不小心得罪老师,对孩子不好。可你呢,那么冲,真把我给镇住了,每次见到你来操场边等孩子,我的心里就紧张。

那你现在怎么不紧张了?庄晓然把何立健搂在怀里,下巴抵在他的头上,问道。

何立健回答道,现在我连人都是你的了,还有什么好紧张的。

什么意思?难道和我在一起,你有上当受骗的感觉?

何立健转身把庄晓然摁倒床上,压住她说,要说上当受骗,还不一定呢,我这个没省城户口的招聘教师,骗了个省城科研单位的女干部,管他谁上当呢。

他们在一起很快乐。

二

庄晓然不是那种能让人眼睛一亮的女人,只是她安静的外表相当古典,一眼看去或者并不入眼,再看一眼不但入眼,还会入心。她的第一任男友乔明章就是被她恬淡安静的模样吸引住的。

乔明章长得高大挺拔,是当时大学足球队的右前锋,女生心目中的贝克汉姆。每个星期五下午踢完球,他斜披球衣,一副冷俊样,对球场边为他尖叫呐喊的漂亮女生视而不见的派头,勾走不少女孩子眼球。只是,乔明章看到当时安静如一潭湖水的庄晓然时,冷酷的表情才冰山融化,展现出一副甘愿做牛做马的奴颜,不但主动与她打招呼,还跑过去帮她拿怀里的几本书。这常常会给庄晓然招来无数女生的妒忌,可其中夹杂的艳羨,使庄晓然非常受用。这个令多数女生着迷的男生喜欢她,简直像神话,偏偏这个神话就在她身上发生了。有时,庄晓然坐在看台上,专注地望着球场上乔明章帅气得没法描述的身影,暗自揣摸这个神话的真实性,想来想去,结论是,若是说乔明章独具慧眼,那也是她兰心惠质,有着不一般的潜质,否则,一个如此傲然的男孩怎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?想透这点,庄晓然不由得身子一挺,觉得自己还是有几分诱人之处。这个在中小学时代因家庭状况不好备受歧视的女孩,在乔明章高大身影的衬托下,变得自信和自傲起来,那目光里慢慢地就有了藐视一切的味道。还有,最叫庄晓然引以为傲的,是乔明章的家庭,他父亲是省城某个部门不大不小的官员。要说乔明章的外表对庄晓然构不成诱惑那是假的,但事实上,乔明章的家庭才是她接受乔明章的重要原因。一个来自外地小城市的女生,毕业后想留在省城,找一个有家庭实力的男朋友,自然再好不过。其实,乔明章后来也看出来,庄晓然并不像她的外表那样恬淡、安静,她的内心是充满欲望的,只是,从小生活的环境使她对外界自然产生了一种抗拒,实际上她外表的安静更多是冷淡。看清了这一点,乔明章和庄晓然已经处得一片火热,爱情在他心里植了根,他身不由己。

恋爱的第二年,庄晓然就和乔明章开始同居,两人关系一直也很稳定。庄晓然本就不是随便的女孩,如果不是对乔明章动真感情,仅凭对方的家庭,她或者还不会轻易委身的。他们之间的矛盾,是后来才有的。那时,庄晓然和乔明章已大学毕业,在乔明章父亲的帮助下,庄晓然顺利地留在省城一

家科研单位。就在两人准备谈婚论嫁时,却因经济问题,他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。庄晓然一直想攒钱给生活在小城的父母盖幢楼房,使他们脱离阴暗的平房,过个明亮的晚年。这需要一定资金。庄晓然把乔明章的工资扣得很紧,早就引起了他的不满。两人相处两年,彼此的个性已十分了然,正处在审美疲劳期,争吵几次,乔明章突然间萌生分手的念头。庄晓然哪里愿意分手,且不说浪费在乔明章身上的两年宝贵时光,单说失去乔明章以后,她在省城立足都困难重重。为挽住乔明章的心,庄晓然制造了一次意外,顺利地怀孕,而且,她等到肚子大得没法掩饰时,才正式告诉乔明章。乔明章一听,非常愤怒,当即要庄晓然去医院打胎。好不容易捱几个月,就是为拿这事镇乔明章的,庄晓然哪肯打胎。到单位领导那里请了几个月事假,她跑回老家去生孩子,把父母姐妹惊得目瞪口呆。

这事,也只有庄晓然做了,父母才会宽容,要放在其他姐妹身上,没结婚挺个大肚子回来试试?谁叫庄晓然是庄家唯一的省重点大学生,而且毕业后还留在省城。庄晓然做的任何事,自有她的道理。可未婚先孕毕竟不是光彩事。那阵子,母亲黄雅琴严格规定不让庄晓然出门,全家人不与外人交往,谁要是走漏半点风声,黄雅琴定会拧掉谁的脑袋。

庄晓然在戒备森严的父母家,秘密地生下了女儿亮亮。

原以为能拿女儿要挟乔明章,庄晓然做梦都没想到,等她满月后把女儿丢给母亲回到省城,却发现自己是在玩火,而且玩出了不可扑灭的熊熊大火。乔明章结婚了。

庄晓然呆了,傻了,自己窝在老家那个叫芙蓉里的小地方不到两月时间,乔明章的世界就已改朝换代了。辛辛苦苦的策划,忍辱负重的承受结果,她用来遏制爱情的理论,迅速间土崩瓦解。她早被人家扫地出门,徒留下以为可以为她打下前景的女儿亮亮。还没找到乔明章本人,庄晓然就哭得昏死过去。要是她能把这阵子干下的事情连根拔起,粉碎而且毁灭,那该多好。可是,世上还没有这种技术。庄晓然恨自己过于天真,怎么相信生下孩子,就能让乔明章回心转意呢?现在可好,江山都失去了,她要亮亮又有何用?

从小到大,庄晓然还没栽过这么大跟头,她不甘心,不能便宜乔明章,她为他连孩子都生下了,难道就不能为此付出点什么?哭罢,她稳住情绪,去找

乔明章。

突然间看到庄晓然，乔明章很惊讶，几个月没庄晓然的任何消息，他还以为她回老家打胎休养去了。乔明章不知道庄晓然的家具体在哪儿，只知道她老家所在的小城，没留下电话号码，庄晓然又不给他主动联系，他还以为她同意分手了。乔明章架不住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女儿追求，还有父母不断的催促，和那个女孩匆匆结婚了。没想到庄晓然会找上门来，乔明章慌了手脚。

庄晓然望着乔明章，嘴角挂着冷笑，“谎话编得这么蹩脚也不怕人笑话，这世间哪有跟女友同居两年，还不知道她家具体在哪儿的？明显是把女朋友不当回事儿。”但这话庄晓然没说出口，已到这份儿上，较这个劲有什么用？乔明章明摆着就是借她离开的机会甩脱她，现在说什么已于事无补，他不可能为了她庄晓然，跟刚结婚的妻子离婚吧。庄晓然不能干干地吃这个哑巴亏，她不想叫乔明章摆脱得一干二净，她毕竟给他生下一个女儿。

如果说，乔明章之前对庄晓然多少心存愧疚，虽然他和庄晓然提出分手，但两人仍一直处于同居状态，严格来说，还没完全脱离恋人关系，他没去过庄晓然的家是事实，可要说找不到她家完全是托词。芙蓉里这个地方，他听庄晓然说过不下百次。说白了，他是不想去找庄晓然，他还希望她从此以后也不来找他，一了百了才好呢。乔明章匆匆结婚，除了上述理由，其实大部分原因就是借机和庄晓然做个彻底的了断。这样做的时候，乔明章心里对庄晓然还是有些愧疚的，他希望能和她当面了断，而不是以这种不明不白的方式，但以他这些年对庄晓然的了解，想要和和气气地了断他们的关系，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乔明章想过，一旦庄晓然来找他，他会给她一些补偿的，至于补偿的方式，那就看庄晓然的态度了。

庄晓然跟乔明章说到孩子。她声色俱厉，双眼无神，说我们的女儿已经出世，你看着办，要么你带她回去，要么我帮你送回家。

乔明章心里早有准备，庄晓然知道他结了婚，一定不会善罢干休。只是他没想到她会用孩子来威胁，想一想几月前庄晓然的大肚子，谁想到她会固执地生下孩子呢。他明明是要她去打胎的呀，乔明章感觉到面前这个女人太有心机，他内心的怒火压不住，终于爆发了。

你拿孩子要挟我,我要你生了吗?我知道你生了吗?如果我们在一起,你生下孩子我都不知道,那这个孩子的来源是不是值得怀疑?我提出分手都快一年了,怎么这个时候反倒有了孩子?就算这个孩子是我的,那你生下这个孩子,是不是居心叵测?告诉你庄晓然,退回一万步,你还是你,我还是我,咱们也不可能在一起了。如果你非要拿孩子说事,那我只能说,一切是你自找的,孩子跟我没关系!

庄晓然愕然。乔明章的话说得太决绝,她之所以拿孩子要挟,是不想乔明章活得太如意,要他心里时刻存在一片阴影,叫他一生都对她心怀愧疚。凭什么苦都得她一个人吃,乔明章却如此逍遥?谁知道乔明章的心里没有一点对她的怜惜之情,居然冲她吼叫。她对乔明章的恨意又加重了一分,只觉得心脏像被人从胸腔里掏走了,里面空荡荡的。她不想再哭,泪水却拦不住,洪水一般汹涌而出。

三

起初,是因为不放心,庄晓然只要得空,便会提前到学校接亮亮。田径预备队和田径队的训练是放在一起的,放学后还要再训练半小时。庄晓然担心反应慢的亮亮会受别人欺负,每次必到田径场边等。于是,看何立健带一帮孩子训练,成了她接亮亮时必看的节目。孩子们在场上跑圈时,庄晓然瞅着何老师得空的机会,会主动走上去,问一些亮亮的情况,何老师每次都都很热情地给她讲一大串亮亮的事。当然,表扬占的比例大,偶尔会捎带几句不疼不痒的提醒。这是老师们的通用语,是客套话,也是宽家长的心,叫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有足够的信心,也对老师的表现感到满意。庄晓然不想听这些话,她要何立健说些具体的,因为,她心里有个打算,以亮亮的智力反应,文化课肯定好不到哪儿去,若亮亮在体育方面有所特长,这样也好帮亮亮早做打算。一个反应迟钝的孩子,能有一门特长,就不令人那么担心了。

何立健说,刚开始训练,又是一帮六七岁的孩子,虽然也搞过一些基础训练测试,但还看不出哪个孩子有田径方面的特别发展。当然,许多事情靠的是天赋,但后天的开发也很重要。

庄晓然的心凉了半截。

不过,何立健又说,我注意观察庄亮亮同学了,她跑起步来身体比较协调,不知你注意到没有,她身子短,腿又细又长,是个练田径的好材料,当初我挑选她,主要是身体素质方面的原因。

是吗?庄晓然一下子来了兴致,看着远处练习蛙跳的亮亮,兴奋地说,我以前还真没注意到这点,现在看来,老师你说的很对,说不定她还真有这方面的特长呢。

何立健笑了,看,你还不是庄亮亮的亲妈,要是的话,还不知道会怎样为孩子骄傲呢……

庄晓然收起脸上的笑容,打断何立健说,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庄亮亮的亲妈?

每次,我听到孩子叫你二姨,我——也问过庄亮亮,她告诉我,你不是她妈,她的妈妈是你姐姐。

庄晓然心头掠过一丝阴云,脸上慌了一下,随即,便笑逐颜开道,是呀,我帮姐姐带孩子呢。

何立健没看出庄晓然的变化,说,你们姐妹长得很像,庄亮亮长得多像你呀,眼睛、脸盘,还有神情,和你如出一辙。

庄晓然掩饰道,到底是老师,观察得这么细致,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呢。何老师,时间差不多了,孩子们可以接走了吧。

不久,第一批新生要加入少先队组织。庄亮亮因为户口不在本地,没在范围之内。

为了能使亮亮的功课不落在其他同学后面,庄晓然每天都给亮亮辅导,亮亮接受的慢,只要跟她把课本上的东西多讲几遍,慢慢也能记住的。所以,亮亮的学习在班上还不算太差,她对自己的表现也很有信心,她热爱班集体,每天帮值日生打扫教室卫生,她喜欢画画,虽然出板报老师不要他们小孩子插手,可亮亮还是跑前跑后替老师打下手,找有颜色的粉笔,帮擦黑板上多余的字。老师常常摸着亮亮的头说她是好孩子。亮亮觉得好孩子理所当然应加入少先队,她也是这么跟二姨说的。所以,一听到少先队名单上没她,亮亮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挫伤,两三天都不说话,一问她,就眼泪汪汪,庄晓然的心里又酸又涩。

这次,庄晓然本来抱着要找班主任或者校长大闹一场的念头,通过亮亮进田径预备队的事,她相信这世界是“你强我弱,你弱我强”,要想赢得属于自己的东西,必须争取。可下午放学时,一进学校大门,看到小孩子围着老师说再见的情景,她的想法突然间改变了:亮亮只是个孩子,孩子只在乎与她息息相关的人和事,而老师是她的世界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,老师的笑容和夸奖就是对她最大的满足。如果自己一时冲动用极端的方式帮她解决了一时之难,难免会将老师彻底得罪,以后受罪的还是孩子。就算老师不给孩子小鞋穿,可让孩子坐冷板凳也够受的,何况亮亮又是一个特别在意老师对她态度的孩子。想通这一点,庄晓然冷静下来,收起冷冰冰的脸色,像往常一样到操场边等候亮亮训练结束。

这次,是何立健主动找庄晓然答的话。他问她,庄亮亮同学这两天怎么心不在焉,训练常出错。

庄晓然看着何立健,叹口气道,孩子有心思啊,何老师不可能不知道,前两天宣布了一批少先队名单,没有庄亮亮,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。

噢,原来是为这个,每个班有每个班的情况,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,班主任得根据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考虑,庄亮亮同学可不能有这个负担。

庄晓然拉下脸说,看来何老师真是不知道内情了,我们家亮亮告诉我,老师说是因为她的户口问题,才没叫她加入少先队的。

是吗?何立健很吃惊,我还真不知道这档子事。这也太不像话了,不过入个少先队,既然孩子有受教育的权利,又怎么能拿这些条条框框来框孩子呢?

何立健想了想,又说道,你先别急,这事我去问一下班主任,这算定的哪门子规矩,户口不能什么都制约,太不公平了。

第二天,何立健去找庄亮亮的班主任。班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笑眯眯的,很慈祥,看上去很好说话。她一直面带笑容,听何立健说事情的前因后果时,不断地点头,态度无可挑剔。但是,听完所说的事,班主任不软不硬地说这是学校的规定,她从不违规,包括过马路,绿灯行,红灯停。如果何老师有不同意见和看法,去找校长,只要校长说句话,该如何解决就如何解决。

何立健只好去找校长。校长也是个老女人,很严肃,一看就是个不好说话的主,看着怒气冲冲的体育教师直通通地来找她,心里不悦,全在脸上写着呢。这么多年,从没人质问过校规,何立健已经是第二次了。

校长对何立健说,何老师,这样的规定也不是咱们学校才有,学校有学校的难处,但我们也都在尽力克服困难改善不足。有些规定是不够人性化,现在上上下下都在讲和谐社会,学校也会从和谐出发,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。但你是老师,你应该跟家长说清楚,不能把你的情绪带给家长,否则,学校还怎么安定和发展?行了,你提出的问题学校会考虑的,你现在去上课吧!

校长不咸不淡的态度,叫何立健很不满,但他也无话可说,他两次冒犯校规,校长没冲他大发雷霆,能这样答复他,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。他一个外聘教师,要再不知趣,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。

校长大概也认为用户口限制孩子加入少先队,确实显得学校太小气,加入少先队又不是什么争名夺利的大事,若是因这些小事影响到学校的声誉,毁了形象,那才叫得不偿失呢。当即和几个副校长通气,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,大家一致通过,取消外地户口学生不能入队的规定。并且,很快通知到一年级各班,将符合条件的外地户口学生尽快补报入队。

还没等何立健平息不满情绪,把从校长的态度反馈给庄晓然,亮亮已经被补入第一批少先队,加入了少先队组织。

后来,庄晓然才知道何立健是个聘用教师,便问他,他一个非正式教师,哪来的勇气两次直面校长,质疑校规?难道不怕被解聘?那时,他们两人已经很熟了,相互之间除了老师与家长,还有一种接近于朋友的关系。何立健当时很认真地说,正因为他也省城户口,在学校的很多事情上被排斥在外,所以他才不怕。其实以现在的社会体制,户口应不再是制约人的因素,但就是有人不愿意抛开成见,仍拿户口来说事。难道说,有省城户口,人的潜能就发挥出来了,会更有工作动力?还是骨子里需要一种偏差存在,以证明自身的优越?如果说是能力的差异造成偏见,那他还能接受,但要仅仅是框架制约,他就无法忍受了。所以,当他听到亮亮是因为户口问题不能入队时,他很冲动。

何立健还说,在中国,一个户口,一个文凭,压制了不少有才华的年轻

人。他从体育学院毕业,只是本科文凭,这几年,不知哪里新出的规定,进省城所属单位,必须是研究生学历,才能办本地户口。

庄晓然说,我也是外地人,到省城上大学,就把户口转过来了。

何立健说,那是前些年,早变样了,现在越变越不可思议,听说进北京,必须得有博士学位呢。

那你为什么不读研究生,有了学历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调进来,成为正式教师呢?

我做梦都想啊,可是,从初中开始,我就是体育特长生,文化课不好。

庄晓然关切地说,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学学英语,你这么年轻,肯定没问题的。

何立健苦笑道,我也想啊,可学校给我每天安排四五节体育课,还要带田径队,说只要在市里小学生田径赛事中拿上前三名,才跟我续签下一届的聘用合同,不然,就会解聘我,我没一点保障,这么大压力,哪儿还有心思学英语。

那一刻,庄晓然对何立健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心。

大多好感是从同情开始的。

从何立健几次帮助亮亮的事上,庄晓然对何立健不光是同情,慢慢地有了好感。这个小何老师教孩子们的动作,还有他的谈吐,挺吸引庄晓然的。每天,她早上送女儿去学校,心里希望能碰到何立健,可概率很低,几乎是零。庄晓然站在学校门口,看着亮亮走进校门,却看不到那个年轻熟悉的身影。到单位上班,她盼着快快到中午,中午快到下午,她好去学校操场边,看何老师教孩子们训练。

何立健也是,他对这个特别的家长产生了别样的感觉。通过更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,很快,他们就坠入了感情的漩涡。这一点都不奇怪,他们的境况那么相似,又有能说到一起的共同话题。这些,都是能够产生感情的条件。

可是,庄晓然没想到,他们会发展得那么快。

不知哪儿出了问题,庄晓然就是想和何立健交往。她受不了何立健明亮眸子的诱惑,那双眸子把她的心搅乱了。她很久都没这种感觉了。从冯远绝然的离开之后,她的心里一直波澜不惊。曾经,她以为自己对冯远动了真感